

历史·文化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收回中东铁路路权 序幕之探讨

——兼论 1917 年哈尔滨俄侨夺权事件

滕仁 杜依璘

【内容提要】1917年，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路区内爆发了一次俄侨工兵代表苏维埃夺权事件。该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苏（俄）两国间围绕中东铁路问题发生的第一大事件，也是中苏（俄）交涉史中一个标志性事件。该事件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影响深远。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在哈尔滨居住的俄人之间政治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工兵代表苏维埃试图夺取旧俄势力控制下的中东铁路路权。在霍尔瓦特和各协约国的一致要求之下，中国政府派兵稳定了局势并将激进官兵缴械后遣散出境，同时收回了被俄国攫取的中东铁路驻军权和设警权，拉开了中国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序幕。苏俄政府在夺权事件中的错误政策和中国外交存在的二元问题，也昭示了日后中苏交涉的层次多元化和复杂化。

【关键词】中东铁路 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 驻军权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9）02-0123-0014

【作者简介】滕仁，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杜依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20世纪20年代苏俄（联）与中国东北地方政权关系研究》（项目编号：UNPYSCT-2016167）阶段性成果。

1917年12月,由俄国铁路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内开展夺权斗争,并由此引发了中苏(俄)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事件。关于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夺权事件(以下简称“夺权事件”),在早期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多有提及,并已有较多论述,但对于事件的细节和性质的分析尚有补充的余地。本文以档案为基础,对夺权事件重新梳理,并就此次事件对中苏(俄)关系发展和民国外交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二月革命后中东铁路路区的政治形势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革命胜利的消息翌日便传到了哈尔滨,在当地俄人^①中引起了巨大反响。3月16日,在哈俄人“麋集街市,喧呼达曙”^②,庆祝革命胜利。19日午前,“俄男妇、军警数千人,倒揭国旗,往见霍中将(按:霍尔瓦特),高呼议院自由,……俄警及宪兵,均不执行职务”^③。

二月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东铁路路区的政治格局。在哈俄人之间的政治矛盾日趋尖锐,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矛盾主要集中在旧俄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

旧俄势力的代表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早就被中东铁路管理局所控制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董事会^④,一个是在霍尔瓦特被俄国临时政府正式任命为中东铁路附属地长官“照旧供职,并授全权”^⑤之后策划成立的铁路职工委员会。其中铁路职工委员会名义上代表上层职工的利益,主张利用经济斗争的手段达到改善职工

① 此时的哈尔滨华洋杂处,是中国最大的俄侨中心,俄侨人数超过当地中国居民。

② 《李鸿谟陈述哈埠路界俄人举动情事禀》,民国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转引自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中东铁路》(二),黑龙江出版总社1987年版,第222—223页。

③ 同上。

④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哈尔滨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傅家甸(后设滨江关道),一部分为中东铁路附属地哈尔滨段。中东铁路通车后,俄国企图通过“自治”方式将铁路附属地变为其殖民地。1907年4月2日中东铁路公司决定设立民政处,下设民政、土地、中俄交涉、教育、宗教事务、卫生、兽医、报刊发行等部门。主管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绥芬河等地铁路附属地的民政事宜,独立于中国行政主权之外,成为中东铁路“附属地”各地方的上级行政主管机构。6月2日,中东铁路管理局召集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集会,公开要求实行“自治”。1908年3月11日,哈尔滨自治公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组成第一届公议会,并选出董事会(市政机构)。随后,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处相继把在哈尔滨的商业事务、市政管理、城市设施、园林绿化、文化教育事业移交给哈尔滨自治公议会董事会管理。哈尔滨自治公议会成立前后,一直受到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以及其他各国在哈领事的抗议和交涉,但在1914年《英俄协定》后,英国承认俄国在哈尔滨的侵略特权,同时规定在哈尔滨的英国侨民与俄国人享受同等权利,照章纳税。此后,美、日、意等国为保护其侨民的利益,也先后加入《英俄协定》,承认俄国人控制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及其董事会。自治公议会董事会的设立实际上攫取了哈尔滨的行政权。1926年3月被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下令撤销。——作者注

⑤ 《李鸿谟为俄政府令霍供职及更替驻哈领事电》,民国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转引自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中东铁路》(二),第225页。

生活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对抗哈尔滨俄人工兵苏维埃，维护霍尔瓦特旧势力的工具”^①。

革命势力的代表也有两个组织，一个是俄国二月革命后在哈俄人组建的临时执行部（旧译临时代行政务筹备处——作者注），下设立法部和委员会两个部分。立法部由各界和各团体代表共同组成，“凡遇本埠一切大小问题以及绅民恳请事件，皆由此部集合全体代表而议定之”，律师亚历山大罗夫任议长；委员会则由立法部推举数位议员组成，专为执行立法部所颁布的议案，并“接收呈纸，延见来宾，对答外界责问之人，暨对于各机关及个人办理一切交际事项”^②，委员会会长也由亚历山大罗夫担任。临时执行部的组建实际上是为了取代哈尔滨自治公议会董事会，反对以霍尔瓦特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其成立之后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议，就是撤销中东铁路管理局负责民政事务的副局长阿法纳西耶夫中将军和市公安局局长阿尔诺里特中校的职务，将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处^③的大权收归己有。

另一个革命组织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其形成过程较为复杂，经历了多次合并和分化。在临时执行部成立的同日，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俄籍工人组织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随后，驻哈中东铁路护路军的部分官兵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将校委员会，不久后合并为士兵代表苏维埃，由护路军托木斯克618民兵大队准尉留金担任委员会主席。1917年6月22日，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④。有必要指出，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标志着路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⑤，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很快出现了激进派和温和派两个派别。以留金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一切权力应归属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让受资产阶级控制的市执行委员会继续掌握政权。留金在7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称：“执委会作为革命执行机关已失去存在的价值。……过去，我们执行了错误方针，今后有必要加以纠正，……从今日起，工兵苏维埃应该成为一个革命机关。”^⑥同时，激进派在会上还提议

① 李澍田：《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② 《收吉林省长郭宗熙咨》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100页。

③ 1907年1月18日，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批准建立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处。3月23日，俄国财政大臣依据《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款之规定，批准了《中东铁路管理局组织大纲》，规定铁路局副局长主管民政事务，下设民政、警务、医务、兽医、卫生、地亩、对华交流、学务、气象和新闻出版等科室。实际上民政处已经成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一个行政中心机构。

④ 李澍田：《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第139页。

⑤ 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⑥ 李澍田：《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第139页。

逮捕中东铁路护路队和警察局的白俄军官，并送往俄国西伯利亚前线；罢免霍尔瓦特职务；不承认哈尔滨市执行委员会的存在，要求执委会将权力移交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过，这些提议被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否决。

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激烈斗争进一步推动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成立。7月底，留金、雅库鲍夫、斯拉文、列图诺夫和斯特拉佐夫等人正式成立了俄社会民主工党（布）哈尔滨委员会^①。该委员会出版机关刊物《斗争》周刊，广泛宣传布尔什维克观点，并派代表参加了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第一次全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②。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成立后，很快得到了普通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中东铁路路区内的革命力量迅速得到了加强。

二、多方原因促使中国介入路区事务

在这一时期，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路区已经初现乱象，俄人各派之间矛盾尖锐，纷争不断。对此，吉林地方当局高度重视，出于保护华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多次致电霍尔瓦特询问情况。霍尔瓦特坚持拒绝中国政府介入，一再表示“绝不能使铁路界内有所改变，铁路界内各机关均与新政府联合防护秩序”，并称“本督办深信于铁路界内治安如一千九百一十二年贵国改革时，界内居民并未改其度也”^③。

虽然霍尔瓦特极力否认二月革命后中东铁路路区俄人之间的激烈矛盾，但却无力掌控局面，各派势力相互争权直接造成承担护路任务的俄兵纪律涣散、肆意妄为，对铁路路区华俄居民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3月末，中东铁路一面坡、帽儿山、磨刀石各站相继发生俄兵下车劫掠事件，其中尤以帽儿山站损失最为严重。据吉林地方当局报称，3月31日，俄兵乘车过站，利用停车上水之机，约二百余名俄兵乘隙奔赴华街，砸毁数家商铺门窗，共抢去官帖、羌洋、货物等约值吉帖五万吊^④。对此，除滨江关道向俄官提出严正交涉外，中国驻俄公使刘镜

① Аблова Н.Е. КВЖД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X в.),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05, С.85.

② 郑长椿：《中东铁路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③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收滨江道尹李鸿谟函》民国六年四月三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7页，第70页。

④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四月三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70—71页。

人也向俄国外交部提出了交涉并要求赔偿。

鉴于中东铁路路区的混乱局势,“为保护商民兼顾主权计”,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联名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正式建议北京政府向俄方提商三点:1.中俄东省铁路合同第一款,得由中国选派督办,应即继续派充,于订明所有职权,务期切实履行。2.中国军警不能径入路界,此次各站抢掠,遂致无法防制。似应择要派驻军队,曾两次电商霍总办,尚无明白答复。3.路界华侨杂处,值此人心恐慌,或会同组织保侨公所,先从合办警察入手^①。闻从前萨荫图^②在哈道任内,曾经提议,似宜续提举办。并称“以上各端,其一为合同所订定,其二三揆诸哈尔滨中俄协约预定大纲第一、第二两款,铁路界内首先承认中国主权,又中国主权应行之事,皆得在铁路界内施行之规定,彼当不能拒绝”。孟、郭二人认为,如果以上之举都能得以实施,则“庶商民得以直接保护,主权亦足资补救”^③。虽然尚未看到北京政府对孟、郭上述电文的直接回复,但从之后中俄交涉的事实来看,孟、郭的建议基本被北京政府采纳,并渐次付诸实践。

另一个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介入路区事务的原因是日本方面的举动。根据吉林督军公署侦探密报,由于在海参崴^④和哈尔滨两地的日本商民屡被俄兵抢掠,日领事多次向俄领事提起交涉,“约束俄兵,终属无效”,故此日方以此为借口,向俄方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海参崴所驻俄军,须受日政府限制;(二)日人须在崴设立警察;(三)崴埠税务须归日政府监督;(四)须割崴埠半境归日政府管理,海港内准日人屯驻军舰等。”此外还探闻,“日人现由东京运至崴埠军队甚伙,且有军舰十六艘,同时运到海参崴”。“由奉天来哈便装日人三千余,均暗带手枪,陆续赴哈匿居租界。”^⑤

囿于哈尔滨等地形势危急,俄人内部争权夺势,俄兵散漫不执行职务,而滨江关道警力单薄,如果移驻陆军又为条约所不允,为防止出现过激情况伤害到华俄居民利益,吉林当局按之前天津办法,命令驻防在扶余县的第二混成旅步一团

①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四月八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77页。

② 萨荫图,蒙古镶黄旗人,1907年4月任滨江关道道台,至年底奉旨出使外国,后在外交、军警等界出任官职。

③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四月八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78页。

④ 即符拉迪沃斯托克。

⑤ 《收国务院交吉林督军公署咨呈》民国六年七月二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21页。

第一营派出两连士兵,以陆军改易警察服装的方式,由营长安绍彬率领,于5月30日前往哈尔滨,在有中国商民处分段巡逻,实行保护。同时命令省警务处处长赵宪章、团长李恩荣会同拟定权限规则,将陆军与原警察连合并为警备队,营长改称队长,连长改称巡官,“遇有呈报事件,仍由团转旅,以次递呈”^①。

至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路区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俄人之间各方势力斗争激烈,中方也已经做好了介入路区事务维护主权的准备。

三、“夺权事件”发生的经过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收到革命胜利的消息当日,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激进派领袖留金提出拥护苏维埃政府,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罢免中东铁路行政长官霍尔瓦特的提案,但该提案遭到温和派的否决,两派至此彻底决裂。

留金等人虽然积极拥护苏维埃政权,要求以激进的方式在路区夺权,但却不清楚该如何进行下一步活动。留金后来回忆称,“(当时)无法独立迈出这重要的一步”^②,故此致电列宁请求指示。

12月4日,列宁向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下达了夺权命令:“兹以苏维埃工农政府的名义命令你们夺取政权,并派出驻满洲里、绥芬河、哈巴罗夫斯克各海关委员。允许采购局垄断商品出口。”5日,留金回电列宁,表示“尽管我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但实现电报的指示仍遇到非常大的障碍。……当前面临的这场斗争可能以武装冲突告终。怎样对待霍尔瓦特和怎样夺权。尽管实际力量在我们这里,但没有您的意见,我们不能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您洞悉国际形势,因此我们等待您的紧急回示”^③。13日,苏俄外交事务全权委员波利瓦诺夫致电留金,通告“霍尔瓦特已被解职,由你们的委员接替”。同时指示,如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鲍勃罗夫尼科夫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就“用自己的委员接替他”,并派员“接管驻海拉尔和长春两个领事馆的事务”^④。接到上述命令后,哈尔滨工兵代表苏

^①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咨》民国六年七月二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16页。

^② Рютин М. О событиях в Харбине и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1917 г.//АВП.Ф.0100.Оп.1.П.101.Д.1.Л.2.//Крюков В.М., Крюков М.В. «Весна и Осен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Том 1.М.: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5.С.57.

^③ Андреев Г.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 КВЖД в 1917-1922,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3г., С.46-47.

^④ Там же.

维埃于12月13日召开会议,成立由5人组成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全权处理一切事务^①。14日,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布公告,宣称“自本日起,工兵代表苏维埃即为国家主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组织监察。凡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政见,即为正式命令。并会同铁路公司办事。其最近问题,当先解决住舍办法,开设廉价饭庄,设立最有权势之机关管理政务。其执行部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当解散,所有事件均归公共议事会办理,其议事会为民主基本,拟即日组成。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负责治安防卫,对于本组织有任何反抗举动者,决不容忍。请居民们切勿慌乱,不要轻信谣言,全力支持新工兵政权”^②。17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撤销霍尔瓦特铁路局局长和拉琴诺夫等人的职务,同时任命斯拉文为铁路长官、卢茨基大尉和乌罗比少尉为副长官,任命律师普托诺夫为哈尔滨俄国总领事馆人民委员^③。

面对留金等人的强势夺权,霍尔瓦特等旧俄势力一方面坚决反对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苏维埃,另一方面与护路军司令萨莫伊洛夫密谋准备实行武力镇压,同时还向中国当局提出由中国出兵解除工兵代表苏维埃激进派的武装。俄国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在与中国外交部接洽时表示,“此事俄愿中国帮忙,不愿他国干预”,“闻广义派有万五千人之谱,如中国派兵弹压,非有充份兵力不可,请早决定”^④。

此时,英、美等其他协约国也对哈尔滨混乱的局势做出反应,纷纷要求中国方面出兵干涉,以保护各国在哈利益。12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代表各协约国“敦请中国出兵维持一千九百零九年中俄条约所规定之行政地位,不仅保护商民”^⑤。14日,各协约国驻哈领事与滨江道尹会晤,“英、美盼我收路驱除广义派于满洲里之外,日本持冷静态度”^⑥。

在此情况之下,北京政府做出决定:通知留金等人限期“将附和之工兵警察解除武装,余党一律解散。铁路公司由我派一督办,旧有俄员如霍尔瓦特等,仍

① [日] 関寛治:《現代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誕生》,第90—91页。转引自李澍田:《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第145页。

② АВП РФ. Ф100а. Он.1.П.1.Д.1.Л.7.

③ [日] 関寛治:《現代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誕生》,第96页。转引自李澍田:《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第146页。

④ 《发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五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3页。

⑤ 《发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七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6页。

⑥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8页。

令照常供职，以省后日轳轳”，同时在军事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允则彼此相安无事，否则即用武力驱逐”^①。然而，留金等激进派不仅拒绝解除武装，甚至扬言“哈埠一隅为俄国战胜所得，前已视同领土，并决定路线原订合同取消，以便自由活动，为图谋改革之根据地”^②。此时工兵代表苏维埃激进派的武装力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驻扎在秦家岗八杂市的步兵559大队和驻扎在铁路大桥西的步兵618大队，合计两千余人，持有两千余支步枪、子弹十四万余发，此外还有机枪、钢炮、马枪、手枪等大量武器^③。

为了尽快稳定哈尔滨及中东铁路路区局势，北洋政府当局决定下令采取强行解除俄兵武装的行动。12月26日，中国军队分成两路，分别到两处俄兵驻地收缴俄兵武器。俄军559大队在中国军队的严密监视下，“知难抵抗，遂即允许缴枪”。俄军618大队在中国军队到达时则试图采取武力抵抗，“先行开枪射击，伤我官兵”，“我军迫不得已，开枪还击”，双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相持约十分钟，俄兵自知力不能敌”，被迫放下武器。

12月30日，被俘的1800余名俄兵分两批被押送出境^④，而留金、斯拉文和卢茨基则成功逃脱，并在不久之后出现在伊尔库茨克^⑤。所缴获俄兵武器共计“步枪2308枝、马枪98枝、手枪16枝、机枪7架、围枪1枝、钢炮1尊、子弹140294粒及91箱、机枪子弹6箱、刺刀167把、洋刀151把、斧子3把、宝剑3把、步号2支。均经送交霍总办出据领收”^⑥。至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夺权事件方为平息。随后，由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和滨江道尹公署联合发布通告，宣布由中国军队驻守铁路沿线。

①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23页。

②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20页。

③ 参见《收哈尔滨何宗莲、张宗昌中将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28—32页。

④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1896-1923》一书中提及被解散武装遣散出境的俄兵在满洲里车站遭到谢苗诺夫匪帮的袭击和残害，《КВЖД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стории》和《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等书都对此进行了转引，但在中文档案文件中并没有查找到相关记载。黑督鲍贵卿1918年1月5日致国务院的电文中称，俄兵分为两批由吉林军队押送至昂昂溪，转由黑龙江军队押送至满洲里，于12月30日、31日前后“平安过满，出境回国”。

⑤ Крюков В.М., Крюков М.В. Весна и Осен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Том 1. С.66.

⑥ 《收吉林督军孟恩远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32页。

四、事件善后

1918年2月11日,吉林当局在哈尔滨设立临时警察总局,滨江县知事张南钧任局长,“在路界内与俄警分区维持治安”,形成中俄警察并立的局面^①。8月14日,吉林省警务处长赵宪章致电吉林省长,称:“中东铁路向由俄人管理,故铁路用地以内恒为我警力所不及。先自俄都政变后,彼无维持秩序之能力,于是中东铁路沿线之稽查、保护之各权,我国自应主持担负。地方警察有治安之责,凡属中东铁路经过之区及车站地点,应乘此时一律行使主权。拟令双城、德惠、东宁、宁安、阿城、同宾、穆棱、扶余等8县酌拨人员,到站轮流稽查保护,请求核准备案。”次日,吉林省长公署密令“应准照办”^②。1919年8月,在哈尔滨设立警察总局,承担哈尔滨市大部分警务^③。1920年3月,中东铁路设立中国铁路警察处(路警处),直接归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统辖。7月15日,中东铁路组织铁路警察内外勤人员,专事守护铁路产业、材料厂、金库,并负责保卫收支人员。7月19日,中东铁路路警处在哈尔滨正式成立。1921年1月12日,《东省特别区警察大纲》颁布,撤销警察总局,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正式成立,董士恩兼任处长,负责在由哈尔滨沿中东铁路线南至长春,北至满洲里站,东至绥芬河站之内区域施行警察权^④。至此,中东铁路路区设警权被中国全部收回。

驻军权的收回与设警权收回工作同步进行。在警备司令部通告中国军队驻守铁路沿线后,1918年8月,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在哈尔滨成立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1919年3月,协约国对中东铁路实行监管,由于各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各种意见相持不下,最终决定将保卫中东铁路之责任交还给中国。5月23日,北京政府饬令吉黑两省克日实行中东铁路护路计划。根据协约国海参崴军事会议关于中国军队负责防护中东铁路的决议,吉林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于7月1日撤销,改设吉林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陶祥贵任总司令。8月1日,黑龙江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成立,耿玉田任总司令。8月11日,鲍贵卿接任中东铁路公司督办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9月13日,《中东铁路护

①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国际协报社1923年版,第80页。转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册,第35页。

② 陈志新等:《中东路风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档案,全宗80,目录1,卷宗107。转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册,第35页。

④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三十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8页。

路军总司令部组织及办事简章》正式发布,规定总司令部设于哈尔滨,哈长、哈满、哈绥三段各设司令部。至此,中国建立了统一的护路军,全面收回了俄国攫取已久的中东铁路路区驻军权。

五、关于夺权事件的几点思考

第一,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夺权事件中的武装冲突是突发事件,是由俄兵拒不缴械并向中国官兵开火所引发的,并不是夺权事件的全部。所谓工兵代表苏维埃夺权事件是指十月革命后,哈尔滨的俄人苏维埃组织试图夺取原由中东铁路管理局掌控的所有权力,这其中也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违反条约与合同强行攫取的,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司法权、行政权、驻军权、设警权、地亩权等等。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虽未雨绸缪,但实际上是应盟国和中东铁路管理局霍尔瓦特的要求,协助稳定中东铁路路区动荡局势。

第二,中国政府举动合法合情。从国际法角度看,各协约国要求中国出兵维持哈埠治安,中国没有理由拒绝,这是同盟的责任与义务,这与之后协约国出兵同属一理。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曾致函中国财政部,内称“东清铁路^①亦应完全由中国收归自管,行车事宜,仍由原有之铁路局执行。收管之法,即派兵驻扎各重要车站,其在边界之车站,尤须注意,授中国重要官吏以管理该路一切事宜之权,如遇紧急时,亦有权停止通车。中国应利用时机,运其灵敏之手腕,办一难能之事,以示世人,并可在本国领土巩固国家之主权也”^②。安格联虽系英国侵华分子,但这番言论亦不无道理,也基本代表了当时其他协约国对此事的态度。此外,从主权角度来看,中东铁路的一系列路权是俄国违反条约强行攫取的,铁路路区属中国土地,维护治安维持秩序等事宜均属中国内政。《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五款规定,“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第八款也规定,“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可见,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路区内治安问题理应由中国负责,故此派兵分段驻扎并要求俄兵缴械完全无可指摘。

第三,中国方面并没有要求收回中东铁路,而是依照条约合同所规定的内容,

^① 即中东铁路。

^② 《收财政部函》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31页。

要求恢复中东铁路的纯商业性质。依照条约,中东铁路为中俄两国合办,中东铁路管理局仅仅作商业管理机构负责铁路的日常运营。但是,在中东铁路修筑和运营的过程中,“俄国政府肆意违背中俄两国签署的一系列协定,篡改中东铁路合同和章程,无视中东铁路路区是在中国有效管辖范围之内,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没有按约租给俄国,其行政主权理应归中国所有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①,悍然蚕食和侵犯中东铁路路区的驻军权、设警权、司法权、地亩权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将中东铁路变成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东北的工具,中东铁路管理局更是成为了俄国对中国东北殖民掠夺和统治的常设权力机关。因此,中国政府在俄人动乱之时收回路权,实是一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行动。

第四,以往的研究成果多称苏俄政府不了解中东铁路情况,故此错误地下达了夺权的命令。但仅以不了解情况和错误判断来解释苏俄政府的行为,未免有些不全面。苏俄政府确实存在不完全了解情况的一面,毕竟当时的哈尔滨,风云际会,形势瞬息万变。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苏俄政府对待中东铁路的态度始终没有变化,即从未将中东铁路当作纯商业性质的铁路,而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工具,将铁路路区看作是俄国治下的“国中之国”。这一点在列宁的电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与旧俄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短暂存在的俄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临时政府财政大臣给哈尔滨临时执政部亚历山大罗夫的电文中明确表示,“查本国改组行政办法,不能全行推及于国外铁路界内,其中中东铁路界内之行政权,应根据中国所授中国中东铁路公司权限,并遵守合同改组。现下本国在中东路内,不但对于中国,且对于各国亦有应负责任,除飭中东铁路总公司按照本国行政状态,根据合同及国际条约另组地方行政外,请暂维持地方治安,否则如本国所处境遇,改革行政机关,稍有不慎,易招外交轻视,且于中东铁路对于本国所负责任有碍”^②。

第五,在此次事件中,北京政府和吉林地方当局态度一致,配合默契,但中央孱弱、地方坐大,对外交涉“二元”问题也同样严重。1917年正值中国国内南北对立、北洋裂变之初,派系斗争十分激烈,“无论府方还是院方,国会中国国民党议员,还是进步党议员,在讨论外交方略时,都是借外交以求胜于国内,不论

^① 滕仁:《中东铁路“地亩处事件”述略》,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收吉林省长郭宗熙咨》民国六年四月十七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86页。

持何主张，对内政的利害计算显然都大大超过了对外交得失的考虑”^①。但在此次事件中，北京政府没有推诿拖延，相反给予高度重视，派出了何宗莲中将军和张宗昌中将军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哈尔滨“接洽三省协防俄乱事宜”^②。同时，交通部也派出了颜世清作为特派员前往哈尔滨调查情况。三人到哈后同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哈尔滨道尹施绍常等人密切合作，并将地方情况以及相关文件材料等及时上报中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此次夺权事件中也显现了北洋政府时期外交存在的“二元”问题，虽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央就加强对各省外交交涉的规范控制，试图将晚清督抚地方外交事权收归中央，但袁世凯死后，中央式微声弱，令不出京，地方军人则日渐坐大，交涉署及交涉分署虽受外交部及地方长官的双重领导，但各署交涉员多由道尹兼任，在对外交涉中，一旦央地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交涉署往往偏袒地方。故此，外交权收归中央多半成了空话，多数交涉员成为地方实力军人之附庸^③。在此次夺权事件中，虽然在收回路权方面央地之间利益一致，但在对外交涉的主导权问题上中央与吉林地方当局间还存在竞争。以何、张两个特派员到哈查事为例，孟恩远就曾致电国务院要求明确对外交涉权属，国务院复电称“（何、张二中将军）担任视察双方情形，报告中央，并疏通军队意见等事。至关于保卫地方，调遣军队，自应仍由地方军民长官暨交涉员担负责任，临时相机因应，期臻妥协”^④。此外，在选派中东铁路督办人选时，孟恩远、张作霖、鲍贵卿代表吉奉黑三省联名推举吉林省长郭宗熙，而中央则决定委派毕桂芳赴哈任职，但最终未能成行，郭宗熙如愿担任中东铁路督办一职。北洋政府外交的“二元”问题在张作霖奉系集团崛起后更加严重，也是造成日后中苏关系多线索和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申晓云：《民国政体与外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② 《发哈尔滨施绍常道尹电》民国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8页。

③ 参见“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外交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初稿），第232—235页。转引自申晓云：《民国政体与外交》，第102页。

④ 《收国务院抄电》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3页。

**Прелюдия к возвращению Пекин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ав над КВЖД
— Об инциденте захвата в Харбине власти русскими
эмигрантами в 1917 г.**

Тэн Жэнь, Ду Илинъ

【Аннотация】 В 1917 году вокруг КВЖД, центр которой находился в Харбине, произошел конфликт, связанный с захватом власти Харбинским Советом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Да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стал первым крупным инцидентом на КВЖД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знаковым событием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росси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Хотя инцидент длился недолго, он имел далеко идущ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осл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 русскими, живущими в Харбине, обострилис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конфликты: Харбин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делал попытки взять под контроль КВЖД и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оветскую власть. Однако по просьбе генерала Хорвата и всех стран Антанты Пеки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ввели в Харбин войск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 настроенные дружины были разоружены и высланы за пределы Китая, также было отменено присвоенное русскими право квартировать гарнизоны и создавать полицию в полосе отчуждения КВЖД, что стало прелюдией к возвращению китайскими властями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КВЖД. Ошиб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о время захвата власти и проблема двойного дна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то, что дальнейшие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ыми и сложны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ВЖД; Харбин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право квартировать гарнизоны

**Discussion on the Resumption of Railway Rights
of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b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lso about the Power Grab by Harbin
Russians in 1917**

Teng Ren, Du Yilin

Abstract: There was an incident of taking over power of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CER) area by the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in Harbin in 1917. It was the first major ev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Russia over the CER issue after the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and also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Russia. The incident, though short in dura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February 1917, there were sharp political conflicts and fierce struggles among Harbin Russians. The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tried to seize the right to the CE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old Russian forces. At the request of CER board director D. Horvath and the All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troops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and disarmed the radic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then repatriated them. At the same time, it recovered both the right to garrison and setting-up police in the CER seized by Russia, which started the prelude of China's right to reclaim the CER. The wrong policy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the event and the duality of China's diplomacy also indicate that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uture will be the multi-leveled and complicated.

Keywords: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the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in Harbin; right of stationing troops